

重修肥鄉縣誌序

錦川王公建中宇懋庵余之鄉
先達也雍正庚戌曾知縣事修
城池創衙署興學校建營房自
舊店營移復舊治又因縣誌缺
略銳意重修考獻徵文以備掌

故迄今一百三十七年矣同治
丙寅十月余攝篆茲土甫經下
車諸紳士以修誌請蓋以余係
懋庵之同鄉而以懋庵之事望
於余也余披閱誌書雍正壬子
以前事尙詳備自時厥後政事

之興廢典禮之沿革人文之蔚
起節孝之流傳代遠年湮無從
稽考况近年兵亂頻仍楊樹屏
觀察飭戎行以備不虞練堅陣
以摧巨寇修城垣以固封守褒
忠義以建崇祠豈可聽其湮沒

無傳廢墜不舉乎因允其請而
以秉筆託之學博趙君鯉門趙
君在任六年學問文章久爲諸
紳所景仰而又久與樹屏觀察
共事武功文治知之審言之詳
也書旣成體例精嚴筆意簡核

一百三十七年事迹展卷瞭如
是雍正壬子以前肥鄉以懋庵
爲轉關雍正壬子以後肥鄉以
樹屏觀察爲轉關有此誌樹屏
觀察之功以傳有此誌而諸紳
士以懋庵之事望於余者不有

以酬其願哉余履任半載一切
善政愧不能繼懋庵之後爲閭
里榮猶幸舊誌重修假手以告
成功與懋庵後先相映此若有
數存乎其間焉不然前任能文
者多矣何以考獻徵文以備掌

故兩次皆錦州人也

皆

同治六年歲在丁卯端陽前五

日五品銜署肥鄉縣事遼

西李鵬屏序於官廨之鴻

雪堂

重修肥鄉縣志序

肥鄉舊志自雍正壬子重修迄
今一百三十七年矣時移勢易
制度屢更一切官司之所守典
禮之所關已有月異歲不同之
勢况兵興以來修城垣除戎器

教陣法練鄉兵興書院以振文
風建學宮以崇儒術以及鄉民
好義爲國捐軀勇士從軍同仇
敵愾死者之忠魂飄泊生者之
偉績昭垂若不爲之表揚登之
簡冊何以激英雄之氣而慰節

烈之心乎 自辛酉九月抵任縣

志久闕與楊樹屏劉光陞共議

重修兵亂方殷無暇及此同治

癸亥光陞以終養歸甲子正月

樹屏以陞任去事遂中止

濂

屢

與諸紳士提及因循未果丙寅

十月李挹汀抵任諸紳士以志
書請挹汀慨然應允籌經費定
章程而委濂秉筆爲時旣久房
稿殘缺考核無從乃搜舊家之
譜牒訪古廟之碑文問先賢遺
事於子孫咨月旦鄉評於父老

有善率錄不以微末遺也核實
以求不以情面濫也自十一月
十九日開局迄丁卯四月二十
一日書成條分縷析悉有成規
綱舉目張別開生面一切官司
之所守典禮之所闡以及修城

垣除戎器教陣法練鄉兵興書
院建學宮慰忠魂褒偉績諸大
事無不燦然明備而一百三十
七年之闕典有以補其弊而救
其偏則樹屏光陞有志未逮者
挹汀不觀厥成哉

濂

執鉛槧得

附驥以傳亦云幸矣

欽加五品銜卽選教授肥鄉縣
教諭古道趙文濂序

舊志序

鄒公理曰今之志古之史也叙事紀物式類辨宜考往例後
匪志罔具地理無志山川之區域風俗之趨向無從稽矣建
置無志公署之品列郵梁之次第無所辨矣學校無志士無
定習而教化不宜矣田賦無志歲出不經而征或橫暴矣祠
祀無志鬼神廢饗而民或謫黷矣職官無志勸鑒之道湮矣
人物無志淑慝之實紊矣選舉無志賢俊罔昭而士不知激
矣古蹟藝文無志地之勝槩泯而士之精華鬱矣茲非縣之
缺典而吾有司之責歟顧疎庸蒞官酬應期會日不暇給成
吾事者其惟諸士大夫乎遂以托諸蔣君聲之郭君于京喬

月
君如松蔣君善之越明年戊戌夏五月朔秩始成嗚呼志也
者識也識以脩觀觀以彰教教以風遠文實無脩謂之精實
不稱文謂之誣文不稱實謂之僻精固可以觀可以教可以
風矣苟誣焉僻焉與觀教風乎何有

邑人郭鄒曰肥鄉或以此爲蔡臯狼地或以趙陵爲平原君
塚或又以周處三害爲本縣忠烈考之史記與大明一統志
皆未可盡信闕之可也

商公誥曰天下名山大川分隔疆域而所生之人各得其山
川風土之氣故剛柔緩急之性因方而殊以古趙之國言之
南視大河西倚太行規模氣勢鎮重踈達其人之所稟論者

謂其慷慨悲歌慕義彊仁舊矣肥鄉趙域也予涖官茲土旋以公事徧歷鄉野見其民之質朴而不浮坦率而尚氣古人之遺風猶存焉勃然有因俗化導之心訪其故典時事皆茫茫乎不能言其槩乃竊悼之夫爲政者欲撫其民集其事鼓其風教必先於統御之所不及者使凡成規體要各喻於心然後區處條理不相違背上便於施下便於守所爲而成所謀而遂宰官守郡領藩相國其理一也然則邑志之修固可緩乎前尹臨川鄒君亦嘗修之歲久事更難相沿也乃延數良士館諸公所給其費用遠稽近考萃爲此書一縣之中數百年之事燦然如指諸掌雖弛張聽斷如權衡度量稱較百